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七)

明 朝 卷(上)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七、明朝卷（上）

野 史 文 存

皇明本纪	(5462)
北平录	(5478)
北巡私记	(5482)
姜氏秘史	(5486)
致身录	(5549)
北征录	(5554)
北征后录	(5563)
瀛涯胜览	(5566)
北使录	(5582)
寓圃杂记	(5588)
复斋日记	(5628)
复辟录	(5646)
天顺日录	(5652)
东征纪行录	(5687)
青溪暇笔	(5695)
抚安东夷记	(5711)
水东日记	(5714)
菽园杂记	(5789)
前闻纪	(5871)
平蛮录	(5890)
治世余闻	(5896)
林泉随笔	(5921)
野记	(5937)
庚巳编	(5970)



继世纪闻	(6024)
震泽纪闻	(6043)
奢斋琐缀录	(6053)
皇明纪略	(6102)
大同纪事	(6117)
云中事记	(6121)
云中纪变	(6124)
余冬序录	(6131)
涉异志	(6193)
徐襄阳西园杂记	(6203)
东谷赘言	(6239)
会仙女志	(6257)
炎微纪闻	(6262)
晏林子	(6295)
倭变事略	(6325)
北窗琐语	(6344)
新知录摘抄	(6355)



野
史
文
存



皇明本纪

〔明〕佚名 撰

大明皇帝，濠、泗州人也，姓朱氏，世为农业。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帝生。生三日，腹胀几殆，仁祖梦抱之寺舍，欲舍之。抵寺，寺僧皆出。复抱归家，见东房檐下，有僧坐板凳面壁，闻仁祖至，回身顾曰：“将来受记。”于是梦中受记。天明，病愈。自后多生疾症，仁祖益欲舍之。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数次夜惊，似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及出幼，太后必欲舍之，仁祖未许。

至十七岁，仁祖及太后俱以疾崩，上长兄王亦逝，唯仲兄王存。上自以家计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许为僧，于是与仲兄谋，允托身皇觉寺。入寺方五十日，寺主以岁饥，罢饮食。师且有室家，所用弗济，乃西游庐、六、光、固、汝、颍诸州，如此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方四年，天下兵乱。一日，乱兵过寺，寺焚僧散。将晚，上归，祝伽蓝，以筊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祝讫，以筊投之于地，则筊双阴之。如此者三。复祝，谓神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可报乎？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筊如前。”祝既，投筊，如前。神既许之，于心大惊，复祝曰：“甚恐从雄，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祝毕，投筊于地，一阴覆一卓立，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日，友人以书自乱雄中来，略言从雄大意，览毕，即焚之。又不旬日，有人来告，傍有知书来者，意在觉其事，上心知之。后三日，斯人果至，与语，观其辞色，未见相伤，礼待而归。复几旬日，又有来告，先欲觉事者，今云不忍，欲令他方人来加害，乞幽察以从吉。上深思之，以四境逼近，讹言蜂起，乃决意从诸雄。

按：我圣祖起兵之由，万世如见，皇明大一统之业，兆于伽蓝一筊之中矣。先是，元人宋临安，帝显既降，封瀛国公，使为僧，号合尊，有子完普，亦为僧，俱坐说法聚众见杀。其舅吴涇全翁梦二僧人曰：“我赵显也，被虏屠杀。已诉诸上帝，许复仇矣。”及韩山童倡言弥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乱沸起，我太祖决兆于伽蓝以倡义，而胡元之鼎竟迁，赵显复仇庶几验矣。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闰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不察，缚而欲斩之。有人觉，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几日拔长九夫。首雄，滁阳王郭子兴是也。既长九夫，王



常召与论，久之，言意相孚。王知上非可久屈，收为家人，亲待同子弟，以孝慈皇后马氏妻之。然潞阳王之为人，志雄气暴。列王上者，其雄有四，俞、鲁、孙、潘，意虽同乱，及其处也异志。俞、鲁、孙、潘出于农，性粗直，谋智和同，独王与异。在乱初，防闲守御，兵之进止，潞阳王本合与焉，而王少出外，而多居内，凡诸事务，四雄者每待王，久亦不能同谋。是后，四人者专主，王若在列与焉，不在则不与。三五昼相会一次，其会也，四雄瞠目视王，王自知礼亏，深思不安，略有赧色。王居邑中，比四雄之志，颇为聪秀，议事间，四雄言有不当，王出言似有相犯者，四雄含忍姑容之。王久乃觉，谓上曰：“诸人若是，奈何？”上曰：“不过会简而至是耳。”王曰：“然。”明日出与会，止勤三日，后仍会简，人事愈疏，彼此防疑，势将极矣。

遇徐州乱雄败，其残雄趋濠梁，合势共守。其残雄势本受制，不料俞、孙、潘、郭，反屈节以事之，日旬月来，人各受制，前日防疑之事，顿然释去。后因赵、彭僭称王号，势在鲁淮，赵称名而已。其潞阳王奉鲁淮而轻赵。未久，俞、鲁、孙、潘暗恃赵威，于市衢擒王。时上出淮北，闻王被擒，急趋审由。将抵其舍，友人扼道而止曰：“尔主被擒，亦欲擒尔，且勿归。”上曰：“再生之恩，有难不入，何丈夫之为也？”即入，见其家止存妇女而已，诸子弟皆匿。上谓诸妇人曰：“舍人安在？”诸妇亦有疑心，佯言不知。上曰：“我家人也，释疑，从我谋，请知舍人所在。”诸妇乃实告。上曰：“主君平日厚彭薄赵，祸必赵机，欲脱此难，彭必可求。”明日，以次夫人携二子往告彭君。彭闻忿怒，陡惊曰：“孰敢若是？”遂呼左右点兵搜强。于是上亦反舍，去长服，披坚执锐，与诸人行围孙宅。缘舍入，掀椽揭瓦，诸军杀彼祖父母，于晦窟中得见潞阳，钳足系顶，肌肤被箠打而浮虚，令人负归，去钳锁。

是岁冬，元将贾鲁围城。明年癸巳春，贾鲁死。夏五月，元将解去。时濠城乏粮，上谒友人得盐数引，乃泛舟以盐易于怀远，得粮数十石以给主家。

十月，方归乡里，收元义兵民人七百余以献王。王喜，命为镇抚。时彭、赵二雄以力御众，部下多凌辱人。上以其非道，恐七百人有所累，弃而不统，让他人统之，惟拔大将军徐达等二十人有奇，帅而南略定远。上中途染疾而归，疾甚危，殆半月乃醒。瘳方三日，潞阳王扶筇过门，啧啧有声。上卧闻之，问傍人曰：“王适扶筇而过，声息恨惋，胡为若是？”傍告之曰：“远方有兵，声言欲降，犹豫未决。王知其友人在其中，欲令人往说。奈何家无可行者，故惋恨耳。”时上虽卧病方瘳，未旬日，乃曰：“王今越门而警，必将以我为弃人乎？设不以我为弃人，方瘳何若是之警耶？予尝闻之，生我者父母，活我者亦父母。傥不善图，为他雄所有，功将何建？生亦何安？”于是扶病诣王寝室，王曰：“汝来何也？”答曰：“闻他方有欲归者，未定行人，欲扶病亲往。”王曰：“汝病方瘳，未可行。”上知王意，决行不辞，王许之。

明日，南行人定远。乃至，复病，三日而起，未瘳速行。又六十里，抵大桥前，病复作，亦三日而瘳。即日又南行十五里外，见他垒勒兵布陈。上所将者二骑九步，步者见彼勒兵，甚恐，欲舍上逃归，上谓九步曰：“彼众我寡，况彼马步相参，我等至此，纵欲逃之，将焉获存？必随我入彼营垒，再验吉凶。”言既，彼阵中遣二将来迎，举手大呼：“来



者为何？”上遣人答曰：“我来为公帅首言。”彼归垒而告，帅首云：“请来者下马。”上乃下马。然以久病，步趋艰辛。前逢一渠，九夫中一人欲代上越渠，平凉侯费聚是也。上谓聚曰：“诸人至此，生死不得自由，岂有代者耶？”乃同往。不逾时而至，首帅逆之曰：“何为而来？”答曰：“彼此无食，但吾主兵者郭氏，与汝故友，知汝垒于是，亦知他敌欲来相攻，恐汝无知，特遣吾报，肯相从之，否则移兵避之。”首帅既听，应声愿降，请留信物。特赐香囊一枚，以为记信。良久，帅首以牛脯来进。食毕，帅首告之曰：“请帅相从者归，且待诸军收拾路费而诣军门。”上许之。即帅九步归，中留费聚于彼，以候人情。

后三日，费聚清晨而至，告曰：“事不可谐矣，彼欲他往。”上借兵三百，诣帅所在，谓彼曰：“彼为他雄所凌，其冤未伸，仇亦未解。一旦从我北向，不能雪前日之耻。特助三百人与讎仇，胜负不亦可乎？”其帅首大悦，然而心已自疑，进趋之间，刃器不离左右，已防闲矣。上知其情状未易为也，非智不得。犹豫间，里人过其前，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上谕之曰：“吾欲使汝，能乎？”曰：“能。”乃授以方略。佯以首帅来会，彼未来时，密敕三百人，若帅至丛而视之，往则开而纵之，凡此者三，后于丛中缚之，令壮士五十人密簇而行，携离营所。去将八里，遣人报彼垒中：“尔首帅往观营地矣，眷属当移营就之。”即时焚营废垒，竭营而行，于是取壮士三千人。七日后，帅此三千东破元将老张知院营，黎明袭入之，老张弃军而遁，汉军尽为我有，精壮二万。

练未及旬，帅而入滁阳。途中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诣军门而谒，与语，知其胸怀必能成事，使掌案牍。时掌案牍者已数人矣，特以善长与肩之，约曰：“方今群雄并起，吾见群雄中持案牍者及谋事者，多非左右善战之士，人不得尽其能，以至于败。羽翼既去，未久雄亦亡矣。卿智人，与决大事，掌行文案，无若前非。”善长稽首再拜，而谢曰：“谨受命。”遂入滁阳。

未逾月，永义、鲁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驻盱泗，上知非人，弗从。未几，二王果自相吞并，善战者多死，鲁淮亦亡，惟存永义而已。彼时滁阳王尚受制于盱眙，几为相吞，而卒幸免焉。上遣一介往说永义，纵滁阳王南行。及至，王阅诸军，独上兵众队伍严整，旗帜鲜明，甲兵洁利。王乃大悦。初，王首倡义时，兵八百人，后上亦以七百，部下诸人共招诱者，总不过万余。上之兵众，比王至时，四方来从者，共前所得已三万有奇。

逾两月，王为谗所惑，略少疑焉，掣近行掌文案者数人。李、郭等皆预先私相通谋者，愿从滁阳久矣。未久，又欲以李善长置麾下，善长弗从，诉于上，涕泣弗行，上谕之曰：“主君之命，若欲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善长终不弃去。久之，得弗再召，幸久相从。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王不令上与。

甲午冬十月，元将脱脱围六合。被围者请救，来使，上之友也。中夜而至门首，上闻友人至，即起诣门所，隔门与语。其门上所守之要道，阖辟之机，非王命不敢擅。谓友人曰：“姑少待，吾告滁阳王，辟门而进。”上往告滁阳王，尽诉求救之情。王与六合之雄，旧有仇嫌，才闻求救，暗鸣奋怒，不发救兵。来使亦与滁阳王少旧，虽尽诉其情，王亦不允。上因与共说之，尽言至日昃，王怒少解，仍令他将统兵以行。诸将惧脱脱之威，皆不敢帅师，假托辞以狡白神，神皆不许。除此之外，别无可帅军者。王乃召上：“汝亦白



神。”上曰：“兵凶事，昔圣人不得已则用之。今六合受围，雄虽异处，势同一家。今与元接战，逼迫甚急，救则生，不救则死。六合既亏，唇亡则齿寒。若命我总兵，神不可白。”于是决出师。东之六合，与脱脱战，微失利，归。

彼时海内称雄者渐广，与元互有胜负，不辨贤愚，死者甚众。上思之，设使胜负不分，互有得失，如斯久之，世无人矣。每闻幽有鬼神，尝云天高地卑，是非监见，于是发诚专意致词，恳祷于上帝曰：“时元至正，岁在甲午。天下大乱，生民徬徨。生离死绝，数非一人。战斗之际，主客不分。未见偃兵息民之期，盛衰孰已？特竭微诚，恳切谨告。愿赐覆照，以乐生民。果元运未终，乱雄蚤息；或乱雄有人，元当即覆。然某亦处乱雄中，乱雄无人，扰害生民，亡自某始。”词成，命黄冠设坛仪章，伏于上帝前，期三月而验。后三月，上兵愈昌。

时滁阳王名称尚微，意在据滁阳而称王号。与上虽不明言，就中觊视可否。上知有不可，概说滁阳一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非古形势，非英雄所居，王乃默然。

明年，至正乙未春正月戊寅，上率师取和州。初，兵众乏粮，议谋征所向。时上数谏王，为人所谮，初少被言辱，然上终不以为意，必欲成事，不免数谏。王性聪明，其纳言如流，及谗，俄说转若发机，累受责辱，因是致疾。当议征之际，遣人召谋，因疾不赴。召至再三，终不能会。复遣人至，令定计以出三军。上许之，谋曰：“曩征民寨，得义兵号二枚，其书曰‘庐州路义兵’，皆故衣布为之。可作此三千，拔勇者，衣青衣，腹背悬此，垂髻左衽，佯为彼兵。复令万人衣绛，继其后，相去二十余里。慎探骑，谨队伍，严号令，南趋和阳，其城可下。”王乃善其谋，如其算。兵行，其衣青者在后，衣绛者在后。青者渡陡阳关，和阳斥堠者知，报庐州路义兵至，耆老以牛酒迎之。其前帅青衣者异其道而饮食，帅衣绛者少谋怠智，循正道而抵和阳。元守帅出师以迎之，衣绛之士败，逐北二十余里。时帅青衣者将抵和阳，和阳守帅获胜，至暮而归，遇青衣者至城下，际昏合战，一鼓破之，平章帖木儿兵溃遁去。

初，衣绛者败归，报滁阳王曰：“衣青者人皆陷阵。”滁阳王惊，怒责上失计。怒间，俄城南报元遣使来招，滁阳王惊恐益甚，召问：“若何？”彼时兵出城虚，特将三门兵合滁阳南门，密令稠簇于南街，然后令来者入。至滁阳王所，上令来者膝行以见王，代王喻之。及其喻也，王言非智，众议欲杀来者。上谓王曰：“兵出城虚，若杀来使，彼必知我虚而杀其使也，敌反卒至。若生纵还，示以大言，彼必逡巡弗敢加我。”王如其言，纵之。

明旦，有人来报元兵遁去，王命上持命复收败军及总守和阳两意。奉命之和阳，所帅者二千人。途中，败军闻上亲往，喜复从征者千人。南越陡阳关，令兵就息，喻众曰：“一兵务燃十炬。”以在初昏，令罢兵息。上单骑帅骁勇者数十人暮抵和阳。及至，知衣青者已破城而守之。是夜入城，与诸将议守。未至之先，元兵日战甚急，诸将皆欲收子女玉帛而归。及上至，人心乃定。

然上未至公座署事。静思方今比肩者众，况人皆年长，语坐之间，进止之际，皆逊让为上。即今秉令行事，设使逊让难为，必名正言顺方可。细思此辈，决无相让之意。若依命而尊，又恐此辈或不同心。明日升座，密令左右将州衙公座尽行撤去，惟置木凳于正面



东西满间，其徒不下十余人，且待明日取齐入衙，观诸人情况，让与不让，悉皆知之。明日，诸人五鼓而至，上黎明而到，惟存东北一位。当时以右为上，此等虽右末不许，但存在左末。为位竣，上就之。日有公事，诸人若木偶人，凡公务一切事务，上悉处之。每每如是，至公无私，久之略少心服。

时城未葺，上观诸人心未效勤。若不身先，不能动彼。于是敕徐达先集故砖，以城为十分，与诸人分缮，我得几何。量分集砖将及，而乃与诸人议葺城之道，众诣城上，各限以丈尺日数。以上规视，诸人皆无用功者。三日后，会诸人阅城，至城上所分地位，徐达率士卒工将及完，诸人之工，土木并无分毫，间有善良，亦未尽力。于是上作色，以交床置于正面，出滁阳王所命之辞置之于上，令左右呼诸人拜于前。诸人既见王命，拜而弗违。上谓诸人曰：“总兵非我擅专，乃王命也，诸人俾我逆王命，可乎？然我与诸人约帅兵之道，非寻常。自今以后，敢有违令者，吾行总兵之道。”

初，城中杀伐甚众，存者少。纵有存者，夫妇不相认。一日，暇，上马台前一小儿，但能言语，不知人情，上谓小儿曰：“汝父安在？”曰：“与官人喂马。”“汝母安在？”曰：“官人处，有与父姊妹相呼。”上知不可。明日，会诸人，喻曰：“兵自滁阳来，人皆只身，并无妻小。今城破，凡有所得妇人女子，惟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妇人不许擅配。”期明日，阖城妇女男子尽行会衙门前。明日，依期而至。上令妇人入衙，以男子列门外街两傍，令妇人相继而出，下令曰：“果真夫妇，即便识从，非夫无妄为。”令既，妇女出，完聚者半之。

辛巳，元将以兵十万来攻和阳。上惟以万人守，连兵三日，元兵数败而死者多。逮夏，元兵解去，和阳乏粮。时元秃坚太子及枢密副使绊住马、义兵元帅陈也先等众分屯新塘、高望、青山、鸡笼山，梗塞道路，上亲帅师以讨之。抵所在，克其羽翼，根本未下。明日清晨，因宵劳防慎，寝于山侧。不寐，复起，有异风来触。上将谓和阳有兵，先发数队归。复寝，未寐，有蛇由右臂而上，傍曰：“蛇上身矣。”上举臂而视，乃是蛇，类龙而无角。上意其必神也，于是祝蛇入帽绛纓，蛇循祝而入绛纓，隐而弗动。上顶戴其蛇，诣敌寨下，设辞以喻寨主，寨主请降，乃得还师。归至和阳，将及三里，有卒持矛亦归，问：“何往而归？”对曰：“适来贼攻和阳，幕官李善长督兵已败之矣，而又俘获焉。”上还居处，闻善长已败敌人，喜气增益，一时忘蛇在首。久之方悟，取帽视之，其蛇乃隐于绛纓中。时引觞酌蛇，蛇乃即饮微酒，于是纵蛇入家神牌，蛇乃由中升顶，矫首四视，俨若雕刻之状。良久，升房入脊桁中，莫知所之。此神龙之报吉凶也。未几，彼众皆走渡江。

时濠梁旧雄俞、鲁、孙、潘亦乏粮，其部下皆挈家就食于和阳四乡。其雄孙德崖者欲入城，声言容居数月。上恐此来有机，意在止之。奈彼众我寡，若阻其来，倘有战争，我必力不及，且容入城。明日，军入。

彼时滁阳王信谗，自滁阳起马，闻多取子女，强要三军财物，意欲归罪于上，左右谗者欲因是而致上于死。不旬日，闻滁阳王果至。将至之日，上喻诸官：“此来问罪，恐昼不至，若或夜至，诸人只待我至门首，亲辟户而迎。”其后，果夜至。守门者亦谗人在其中，闻至，彼不行报。上亦不候辟户，先开门以迎，至下所乃报入矣。上往视之，滁阳王

怒，久而不言。其性刚烈，其言终不能含忍於久，而谓上曰：“谁？”上答曰：“某。”王曰：“其罪何逃？”上曰：“儿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之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王曰：“尔言外事急，何事？”曰：“曩与俞、鲁、孙、潘有隙，长者受制，某等搜索围彼宅舍，逾墙升舍，杀彼祖父母，脱长者之患。今仇在斯，彼众我寡，王此一来，与仇相见，甚虑安危。”王弗信。

明日五鼓间，孙德崖遣人谓上曰：“彼翁至矣，吾将他往。”上大惊，曰：“事不谐矣。”急报滁阳王以备之。上复与孙会，谓孙曰：“何去之速耶？”曰：“彼翁不可相处者也，故行。”上观孙之辞色，未见行凶，特谓：“两兵舍城，今一军尽起，恐下人有不谐者。公当留后，令军先行。”诺其言，军出矣。

忽有人邀送友人，时共往，出门一里许，上将辞归，其初邀者弗舍去，又再嘱远送，于是去城十有五里而止之。后来报，城内两军相伤，小人多死。上闻是，见人彼军中，事难犹豫，即呼部将耿炳文、吴祯将骑来。骑至，上急策而长驱，左右军大呼擒住，群骑追逐。初彼后而我先，追弗及我。未逾刻，途逢来者，皆抽刀以隘道，上仓皇间缘身寻刃，无有，遂单骑挺身入彼丛中，皆旧友人也。彼时人皆疑信未决，乃曰：“彼城中陷某军士甚多，公岂无知谋乎？”上谓彼曰：“初为送诸友人，所以远行。不期诸人在后，我反在先。城中之斗，吾安能知？”诸人手握马衔，意在羁以随行。上谓之曰：“尔众我寡，何如是之行耶？”中一人曰：“散而同行不妨。”上得脱马衔，力策而驰之。又群马追逐，彼时衣内披甲，虽枪甚多，皆无重伤，亦无甚损，略有微伤，如麦粒大，皆枪透连环之甲而伤也。展转支吾十有二里，为群骑所逼，因枪坠马。正急间，傍友人至，以马横于崖，呼来同往，上步奔其所，骑于马后，同乘载而行之。

复至十五里外，其德崖之弟以铁锁系上，欲加害。友人张姓者谓诸人曰：“我等首帅孙德崖见于和阳，想被擒矣。若此时加害于朱，孙必不存。姑存之，而吾往视焉。”张往入城，见滁阳系孙之项，共案而饮。张归谓诸人曰：“依众所为，几伤两命。今各生存，事不难矣。”其诸人犹未舍恨，尚欲加害。张恳切固留，夜与同寝，恐为他人所伤，并首护抱而终宵。明旦，囚入麻湖中羁縻。又明日，复上路行。行间，徐达等奉滁阳王命以数人至，上谓曰：“汝来为何？”曰：“易尔。”为是得归。既归，亦释孙归。彼时，滁阳王闻上被擒，惊疑致疾，后终不复起，卒于和阳。

未几，颍、汝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都于亳，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朝林儿造言宋之苗裔也。时王方卒，归葬滁阳。未久，闻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今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部将，意欲统滁阳之子，其子闻之，惧辩不能以文，召上代辩。

上总兵戎于和阳，日与元战。三军与群官闻上有他往，不悦。时诸战将谓张天祐曰：“公当自察，果能率众御胡，则朱往；不然，则公往。”言既，张自知率众难事，情愿代往。时发兵及亲率将和阳正西、西南民寨，节次削平。其时张自亳归，赍亳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

未久，和阳乏粮，谋欲渡江，奈无舟济，诸军饥馁窘甚。时巢湖内操舟水雄双刀赵、



李扒头者，仇于庐州左君弼。其赵、李力不及，被窘于巢湖。因无依怙，遣人来诉，欲以舟师归我。诉者凡三至，后上亲往。

夏五日，值天大雨，连阴二旬不止，山川溢流，且降者皆船居，若非潦水盈溢，虽有船降，不能得达和阳。水道虽有元蛮子海牙率巨舟以扼其要，不得自由而出，因潦水盈溢，平昔非船不可达之所，其降舟扬帆顺趋，直抵和阳。比降舟未至，先说诱蛮子海牙部下以舟来商，后果至，候隘要而擒之首目一、军士十八人，皆善操走舸者，喻令教我军士水战。

壬寅，上率舟师抵裕溪，破蛮子海牙水寨，遂与诸将定渡江之计。是后六月一日，发舟渡江，达江口。时方酉末，去后军六十里，浓云障天，轰雷掣电，不敢轻渡。其风雷雨约五时整止，于是方弗移。明日，天将明，军分两道，右由西南，左由东北，俱会牛渚矶上。其时雷息电隐，西风和畅，军士欢融，橹棹齐兴，微风扬帆，上与廖将军首行，不逾时抵江东。比未着岸之先，廖将军曰：“舟泊何所？”上谓曰：“采石正镇，陆广人稠。其牛渚矶，周际江渊，况备者寡，可先取其矶。”舟抵岸，其备者持矛来应，上令甲士应之，彼不敢当，备矶者溃，备镇者亦溃，遂下采石，及沿江诸垒尽破降之。

时诸军饥馁久矣，一视粮食孳畜，尽意欲取，意在盈舟而归。上视军意不过图财而已，此去再欲复渡，恐事难为，不能掳有江东。因是以刃断群舟之缆，推入急流，须臾船漾漾而东下，诸军恐之。有告上曰：“如此若何？”上谓诸军曰：“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一州，从其所取，然后方放汝归。”令毕，诸军皆食。食既，帅往太平城下，时元平章完者不花守其城。我军攻良久，遂拔之，金事张旭遁去，父老出城迎上。诸军已入城矣，思前号令，恣意掳掠。斯军愚不知也，当未渡江及已渡时，虽曾省会，子女玉帛，从其所欲，不过将军行尔，彼时已与幕官李善长写成禁约，不许掳掠，榜文令吏赍行。一城之民，见军掳掠，仓皇无措，仍令前吏昭示榜文，诸军观榜之后，凜然无敢犯。独一卒故违禁止，再喻弗悛，于是斩首示众。自斯之后，太平一郡，即日皆宁。

不逾旬日，元臣蛮子海牙率巨舟封采石，闭姑熟之口，绝我归路。将及十日，义兵元帅陈也先率兵数万来寇城下。上按兵于城，观彼施勇，以窥彼计。逾二时，彼无奇谋。上遣徐达、邓愈、汤和出姑熟之东，转战城之北。不逾时，彼兵溃败，也先被擒。故生之，其人奸诈我端，忽谓上曰：“生我为何？”上谓曰：“方今天下，中原鼎沸，豪杰并起，自为声教者不知其数。汝既英豪，岂不知生汝之故？”也先曰：“欲我军降尔。”曰：“然。”彼谓上曰：“军之首目，皆亲戚骨肉为之。今欲来降，甚为易哉！”书行，明日来降，首目尽至。甲子，克溧水。

七月壬辰，以也先留太平，令部下会我大军，命元帅张天祐者，合势共取建业。初攻弗克，军回。不逾月，再征。其也先者，密谋于部下，建业不可力攻，必声攻城而弗战，少待得脱羈囚，仍与元合。上知彼不诚意，纵军妄掠，将以为俘囚而斩之，恐惊诸雄，于是血牛马与彼立誓，立誓后，宁可生纵以归。彼既归矣，阴与元合。人云方三日，也先忽数呕血，乃背盟之验也。然密请元臣左纳失里至营，佯言生擒耳，意在诱上诣营。时上卜于黄山东岳，神弗许，数卜于城隍，连皆一筮耳，亦不许。



九月戊戌，也先谋叛，诱杀郭元帅等数人。时三军复攻建业，也先背盟弃誓，阴合元帅，败我军秦淮之水，杀溺二万余。也先因追北我军，为义兵所杀，身疮千窍。当血牛马时，其誓书乃也先自为也，誓云：“若背再生之恩，人神共怒，天所不容。”也先之死，天鉴誓言，不一月而亡。定誓之道，非诚意正心，定可轻立也哉？

时蛮子海牙，以舟师泊于采石，密迓姑熟，彼以舟楫之利，不时直造城下。于是命工造巨炮，以舟载之。

至正丙申春二月，上率诸军亲攻采石，自辰抵午击破之，俘获人船以归。其蛮子海牙率残军会福寿大夫、高纳林大夫、阿鲁灰平章共守建业。时采石守隘，姑熟无后顾之忧。复卜于神祠，神乃许行。三月一日兵起，三日抵其营。也先之侄出，不逾二刻，营垒皆破。也先侄陈七尽以其军降。明日，点视其军，马步三万六千。既得之后，也先诸将尚未安守。时也先善战勇士五百人已收麾下，观其情状，人各有疑，至暮当严宿卫。上以心腹旧人处于外，独五百人托以近卫。上不披甲胄处于中，独冯胜亲侍。上恬寝一宵，无疑彼心。黎明，其五百人自相欢庆，咸相谓曰：“诚生我也。”于是诸军雄威倍出，愿效前驱。

庚寅，帅往建业，攻破其城，元福寿大夫死之，杀其平章阿鲁灰、参政百家奴，擒御史王稷，元帅康茂才以众降。上去城五里，遥见诸军已拔城矣，江东由是而定。

将欲发兵取京口，上不亲行。恐帅首纵诸军焚烧太甚，犹豫未决。明日，坐徐达以罪，佯谓不生。乃令李善长再三求免，上谓曰：“既犯号令，安可求生？若必全生，令尔率三军下京口，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免斯罪。”丙申，遣徐达率汤和、张德麟、廖永安等舟师取镇江。丁酉，克之，杀平章定定，民无兵刃之灾，舍无焚烧之废，京口之民全生，皆达等奉命之笃也。因以徐达、汤和为元帅守之。

按：我太祖心切仁民，虽一遣将，惓惓以不杀人为戒，必禁毋掳掠，毋焚庐舍。率军至京口，民不加刃，舍不纵火，而均获全生，固徐达等笃奉号令，而太祖仁民之心亦愜矣。天命人心，尚安舍此之他耶？

夏四月乙丑，克金坛县。六月甲子，取广德路。

秋七月，姑苏张士诚以舟师来攻镇江，上遣兵御之。癸巳，战于龙潭，破之，焚其船，杀溺甚众。我师遂乘胜进攻常州。时徐达守东鄙，上谓之曰：“其张士诚者，起于盐徒，术务经纪，诈出多端，交必有变，邻必有间，当速出三军以攻毗陵。倘有说客，勿令擅言，沮其诈术，困其营垒。”于是达等益督兵攻围常州。未几，有义兵郑金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常州，反来攻营。达督兵与战，常遇春引兵自东垒击之，大破其众，俘斩大半。复围常州，逾旬，彼众宵遁，遂克其城。初，我师攻城急，士诚遣书，卑辞求和，愿岁输米二十万石，金五百两，银三百斤，以充军用。上命移檄报之曰：“春三月，取镇江，兵抵奔牛垒城，彼时来降，继复叛去，皆尔所谋。纳我遁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予之兴师，亦岂得已？既蒙许给军粮，中更爽约，原其所自，咎将谁归？今若果能再监前盟，分给粮储五十万石，归我使者，则常州之师即罢，而争端永绝矣。”士诚不从，故遂攻取之。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

夏四月丁卯，取宁国，降其守帅，获其战士，属县皆平。五月壬午，铜陵县降，遂破



双刀赵兵于青阳县。克江阴城。七月戊寅，元帅胡大海等克绩溪。庚辰，取徽州，以邓愈守之，及其属县皆平。九月甲戌，江浙闽海平章夏章遣使请降。元帅汪同、马国宝皆降，命仍前职。壬辰，破元潘万户兵，乘胜克武康县。

冬十月壬申，击破池州兵，斩洪元帅，生擒其将魏寿等，遂平池州。甲申，上率诸军至大通江。枢密张明鉴以扬州降，得其精兵战马，以元帅张德麟、耿再成守之。是时，天下豪杰虽多，独上全有江左及淮右数郡。上宵昼自思固保江东诸郡，以观群雄，若仁者治世，当全江东，共乐承平。于是严饬诸将，秣马励兵，戍守边鄙。

至正戊戌春正月，院判邓愈遣兵攻婺源，斩其首将帖木不花，遂克其城。三月，元帅胡大海破长枪军，取淳安、建德等县。

夏四月，苗军参政杨完者以舟师来侵徽州，大海引兵与战，破之，擒其将董旺、吕升。明日，元帅何世明等复败其军，擒其将黄牛儿等。丁丑，总兵李文忠大破苗军，大海复引兵邀击之，虏其万户罗受，其杨完者收余众遁还杭州。未几，张士诚取杭州，遂杀完者。其同金员成率众屯桐庐，来乞师，许之。初，士诚以水军来寇，我师御之，破其众于太湖鲇鱼口。总兵廖永安又与战于常熟福山港，大破之。继而复败其兵于通州郎山，获其战船而还。六月癸酉，取石埭县，遂克宜兴。辛未，取兰溪州，双刀赵兵陷建德县，元帅罗友贤退屯祁门。戊子，友贤引兵与其将张元帅战于葛公岭，败之，斩其万户汪彦章，复取建德。时闻东浙有隙，婺城可下，密令守严州之将胡大海率兵讨之，不克。十一月，上亲往婺州。十二月，抵其城，营两日而城下，民市肆不易，敕将守之。凡六月班师。八月，上还京。其后胡大海兵复克诸暨。

至正己亥春正月，总兵邵荣等破张士诚兵于余杭。复遣兵与战于湖州，败之，追至城下，彼众入城抗守，攻之不克。明日，乃悉兵来战，我师弗利，遂引兵还营。未几，荣等闻士诚欲来攻营，乃预设伏兵以待之，戒诸军坚守勿战，俟山上旗竖乃起。已而，果遣其将李石丞来攻余杭、临安诸营，不能下。荣度其士众已疲，乃竖旗。于是诸军鼓噪四出，伏兵一时俱起，敌众大乱，更相蹂躏，死者盈野。久之，士诚兵复来攻营，为我师所败，乃敛兵退守，我师攻之，弗克，亦还。时双刀赵寇陷太平县，又陷陵阳、石埭等县。金院张德胜率兵与战于栅江口，破之，杀溺甚众。

九月癸巳，徐达、张德胜引兵自无为登崖，复破双刀赵兵于浮山、青山等处。己亥，追至潜山，斩其首将，遂克潜山县。继而双刀赵为陈友谅所灭。友谅既取双刀赵，遂生隙于我。使者往来，观其辞语，察彼人情，有必战之计。时徐达、常遇春皆率兵守池州，上命使星驰与之计曰：“陈兵必至，尔诸将当以五千人坚守其城，以五万人伏于九华山下。彼兵若临城，城上以旗摇鼓噪为约，令三军见此而起，往绝其后，斯必克矣。”使者至军中，达等如计。明日，陈兵果至，其来甚锐，直造城下。守者摇旗鼓噪，伏兵见之，缘山而出，循江而下，绝其归路，一战俘斩万余众，生擒三千人。常遇春不欲以闻，曰：“此皆勍敌也，既俘不杀，将貽后患。若以闻，上必不尽诛。”达不听，遂以闻。上谓使者曰：“急回军中喻诸将，彼先开隙，今初与战，三千精锐，未可尽废，宜释之，使为后用。”遇春初闻遣使赴京，密令军中以三千人皆杀之，黎明，止存三百人。上闻之，再命使往，令



生放还，于是俘者归至陈。陈遣使来告曰：“战非有谋，乃巡边者偶战耳。”十一月，取处州，其参政石抹宜孙遁，属县皆平。

至正庚子夏，闰五月，陈友谅舟师寇陷太平，列巨舟于采石，僭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遣人约张士诚来夹攻金陵。时群议皆以为宜速复太平，上曰：“不可。且太平初起坚垒，岂意彼以巨舰破之。若战于陆地，彼必不能进。今彼既势居上流，遣兵与战，难以取胜。若由水上决战，则彼舟十倍于我，势可量也。若亲征，彼既见我兵势，不来接战，即解缆下流，半日可至金陵，吾步骑非一日不可至。纵使可至，百里趋战，又非上将利也。”乃令指挥康茂才佯为谋叛，诱使来攻。茂才遣人具书以往，将行，以所谋问李善长。善长曰：“方不得寇去，何为更诱其来？”上曰：“此计之上也。倘今不往，久则生计。陈、张若合，吾何以支？”于是茂才遂遣人行。乃命冯宗义率兵伏于石灰山，徐达列阵南门外，杨璟列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出舟师于龙江关外。

辛丑，友谅果率舟师来寇，泊大胜港口，杨璟御之。时水路隘，其舟师不得进，其弟陈五步军泊于龙湾江渚。至午，大雨，仅容三巨舟入港口，乃遣万人登岸立栅。及雨止，伏兵自石灰山起，步骑交至，舟师亦集，大破陈友谅军。时潮已退，彼舟阁岸不能动。于是其军二万余皆舍舟降，并获其战舰。袁州国公欧普祥、参政刘敬遣人来降。时金院胡大海兵亦克饶、信等州县。

按：此战太祖神谋妙算，高出千古。躏蹴巨敌，如玩弄婴儿于掌股之间，虽汉唐宋创业诸君所未及，而混一天下之几决矣！

至正辛丑秋八月庚寅，上率大军讨陈友谅。时舟师既发，乘风溯流而前。戊戌，抵安庆，破其水军，遂克其城。壬寅，师至湖口，遂与陈友谅战于江州，大破之，友谅挈妻子遁，遂取江州，南康、饶州悉平。至正壬寅春正月，陈友谅守将胡廷瑞以隆兴路降，上亲入城抚喻其民，以邓愈守之。三月，婺州苗军叛，杀守帅胡大海。继而处州苗军亦掳城叛，平章邵荣皆击破诛之。时友谅降将康太掳豫章以叛，徐达击擒之。

至正癸卯，张士诚北寇寿春。上亲往援，以徐达为前先锋，破其军，旋师围金斗城。陈友谅复大举兵寇豫章，乃命解金斗之围，以舟师往援。

秋七月，上督诸将率舟师西讨。戊子，师次彭蠡。友谅撤围来战，达身先诸将，败陈一巨艘，杀其众千五百人，自是我军威振。继而屡战，互有胜负。至暮，诸将欲退。上乃御楼船，鸣金结阵，申明约束，喻以死生利害。诸将皆举手加额，以死自誓。期明日进兵决战。至期，上亲布阵鸣角。时彼我两军皆畏惧，战不力。迨暮，胜负未决，乃以舟载干获，令敢死士乘风纵火，直抵其船，焚溺甚众。

明日，众复议还师，以图再举。上以为方胜负相等，今若先退，彼必为败而来追，当先移船入江，乃能无失。于是两军相拒三日。我军挑战，彼必不敢应。我舟师欲移入江，以水路隘狭，不得并进，恐为敌所乘。迨夜，令船置一灯，相随渡浅，比明，已尽渡矣。乃泊于左蠡，敌不敢进，移军楮溪相持。友谅令获我战士皆杀之。上知之，命悉出所俘陈氏军，有伤者赐药疗之，遣还。下令军中曰：“但获彼军，皆勿杀。”又令祭其新亡之将及战死者。乃以舟师邀其归路，分遣别将取蕲州、兴国。时都督朱文正遣兵于南康、都昌，



绝其粮道。八月壬戌，友谅自率楼船欲迎我师，追之至中流，大战良久，友谅中流矢死。明日，降其军五万余众，其将莽张等走武昌。九月，上率诸军攻围之，于是湖北郡县皆降。十二月，上还京师。

至正甲辰春正月丙寅朔，上即吴王位。二月，车驾复至武昌，破陈丞相张必先兵，擒之，友谅子理内袒衔璧出降。上礼而命之入城，抚喻其民，厚待友谅父母。湖广郡县悉降。上还京师，下令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福，托于亿兆臣民之上，戡定绥宁，疆宇日辟。乃者故汉主陈友谅，杀君僭逆，罪恶贯盈，自起兵端，犯我边境，爰举问罪之师，以慰来苏之望。赖天之灵，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诸郡，一鼓而下。其陈友谅，稔恶弗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屯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陈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子理归命。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遂大会兵于京师。

至正乙巳春，广东韶州、南雄及荆、襄、归、峡等州皆平。命徐达、常遇春等兵取淮东、淮阴诸郡，平之。

至正丙午春，张士诚以舟师寇我镇江。上引兵击之，贼闻风而遁。督兵追攻于浮子关，与战，悉俘其众。徐达乘胜进攻高邮、安丰，克之。

秋，以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副之，率师二十万东取吴越。上谓诸将曰：“尔等此行，其计若何？”常遇春曰：“此行直捣苏州，姑苏既下，则诸郡不劳而下矣。”上意以为不分其势，则其援兵四合，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应战，然后抵苏州，则取之可必矣。遂不从遇春之计，作色曰：“先攻苏州，而或失利，必不贯汝。先攻湖州，而或失利，尚可恕也。尔行矣，从尔自计。”师遂渡大浦口，次洞庭山，遇春以众攻湖州。上使人觐而知之，喜曰：“能若吾计，此行必胜矣。”遇春屡败其兵，湖州守将李伯昇闭城拒守，张九七引众援之，营于旧馆。汤和迎之，遇春以兵围其营，绝其粮道。士诚闻之，自引众来援，与之大战于皂林之野，败之，遂俘其营甲士六万，送京师。士诚遁归。由是军声大振，所过州县皆望风降附。十二月，进抵姑苏，其属县相继来归，惟苏州孤立而已。上不欲烦兵，欲困服之，乃围其城。

至正丁未，上命以是年为吴元年。

春，建宫殿及省台六部，建太庙于宫城之东北。

夏，上以书遗士诚曰：“盖闻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汉祖灭秦，历代帝王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当王莽之亡，隋之失国，豪杰乘时蜂起，图王业，掳地土。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虽有智者，事业弗成，亦当革心畏天顺民，以全身保族，若汉之窦融，宋之钱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独异。若能顺附，其福有余。毋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灭亡，为天下笑。”书至，士诚不降，乃督兵攻之。

秋，城破，士诚自经于家。兵入，尚未绝，解其缢，俘送京师，苏州平。九月，命参政朱亮祖讨浙东诸郡，克之。

冬，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讨方国珍。国珍遁入海。追及，与战，破降之。命杨璟、周得兴率兵征广西，胡美、何文辉征福建，徐达、常遇春进取中原。

冬十月，沂州守将王信遣人奉表纳款。诏谕之曰：“惟昔豪杰之士，天下扰乱之秋，



集群众以鹰扬，掳一方而虎视。然遇真主者出，遂知天命所归，乃披露其诚，而归于有德，如窦融献河西之地于汉，李勣归黎阳之众于唐。眷尔沂州王宣父子，近使苗副枢来通顺附之忱，我遣侯正纪往答殷勤之意。两句已过，一介未还。且虑天将改物，故元政不纲，谁能霖雨以苏民？方见龙蛇之起陆，拯此涂炭，实在朕躬。爰命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统率大军，水陆并进，往戡众乱，平定中原。嘉尔来归之义，赐以爵禄之荣。王信可授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余官将，仍复旧职。”书至，王宣父子复持两端，不听调。徐达兵至沂州，王信往莒、密求援，其父宣闭城拒守。大兵攻破之，宣出降，即令以书招其子信来归，于是莒、密、海、费等州县皆降。

时金火二星会于丑分，望后火逐金，过齐鲁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因令徐达进兵益都。达遣人喻其守将老保，保不下，遂急攻之，乃出降，其属郡悉平。至济南，守将王保保弟詹同、脱因帖木儿先期率众遁去，其属将达某以城降，于是山东诸郡望风降附。

十二月，百官诣阙劝进，上乃御新宫拜词，其略曰：“惟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为辅，遂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恐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初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简在帝心。如臣可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来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合祭天地于钟山之阳。是日日朗风和，臣民复合辞劝进，于是上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诏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士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野。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从輿情，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册妃马氏为皇后，立世子为皇太子，诸功臣进爵有差。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征南将军汤和破延平，擒陈友定。先是，汤和破方国珍，就命率师自庆元海道进取福州，平章胡美自江西取邵武，下建宁，陈友定独守延平。至是，汤和攻破擒之，兴化、泉州皆降。建太学，立钦天监。徐达等兵经棠棣等州县，皆平之。抵河南，与詹同、脱因帖木儿战，败之。梁王出降。遂西下洛阳，长驱崤函，直抵潼关。守者拒战，都督冯胜与战，拔之，掳关而守御。大将军归大梁，北下河内，由邳下赵州，抵临清。

秋八月辛未，入元都，元君遁去，燕地悉平。时广东、广西亦下，复命徐达西取晋、冀，长驱井陉，尽平其地。赦天下，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养，群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愤生民涂炭，提孤军与豪杰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赖天之灵，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强殒弱服，大河之